

前言

编者

泉州南音用在歌唱的曲目，多达二千首左右，但当今常唱的大体在几百首之间；过去有先贤编过选集，印过教材，一般都不超过一百多首，而且所选曲目，大致相近，可见弦友所见略同。我们姑且沿袭这个惯性，编印这本《泉州弦管名曲选编》，以应当前各方面的需要。

在此必须申明的是，编选这一百首，并不等于说可选可唱的曲目仅止于此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正如老前辈所告诫的，是毁祖宗业，罪莫大焉！只满足于区区几十首『面前曲』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无视或遗弃那些节奏舒缓、内涵深奥的『大撩曲』，正是南音在现代社会濒临消亡危险的征兆之一，不可不引为戒。因此我们在编选时，力求避免加速这个趋势的发展，既选通俗易懂、短小精悍的小曲，又有一唱三叹、低回宛转的长歌。四个管门、多种滚门，叠拍、紧三、慢三、七撩等等兼而有之。其中尚有少许长年少唱的曲目入选。这样做，如果弦友认可，将来有条件时再编续集、再续集。

除此之外，《泉州弦管名曲选编》还有几个特色，在此挑明。

一是力求为每首曲子找到它的故事来源或其它出处。南音每首曲目几乎都有个动人的故事。有一部分曲目欣赏者和演唱者都耳熟能详其故事内容，心心相印，情感交融，在精神享受时达到最大的满足。但也有相当部分不甚了然的，过去因资料不足，所以少有人去查证。今次我们想做点拾遗补漏工作，自然难处不少，但下功夫做下去，还是有可喜的收获和新的发现。如《杯酒劝君》、《莲步轻移》两曲，向来不知源于何处。经细细寻觅，才判定其来自『宋元旧篇』《百花亭》，写的是风流才子王焕与妓女贺怜怜的故事。这出宋元南戏在《永乐大典》戏文十四有收录，《南词叙录》有存目，但戏文已佚，只存残曲。泉

州历史上是否有《百花亭》的上演，戏剧园地无任何遗迹，南音散曲竟然有存曲，意义非凡。又如《望明月》、《羨君瑞》、《尊前过》等，大家一听，无不能轻易地指出是源自《西厢记》，但查证王实甫等人的剧作，却全然不同。现在从现存的用泉方言写成的同类题材的南音曲目共有十八首。为何有这么多存曲？这只能有一种解释，即在明代或明代以前，有一本取材张君瑞与崔莺莺故事的泉腔戏文在流行，是不是叫《西厢记》，有待这个课题的研究家去考证。又如唱「陈三五娘」故事的曲目一百多首，本书选了十多首。但这些曲子不能用简单一句话，说是全部归属于《陈三五娘》一个剧目，因为经查证，上述曲目可能产生于不同年代且各有所本。如名曲《三更鼓》、《值年六月》，都出于明嘉靖《荔枝记》，而《荔枝记》是嘉靖以前泉潮两本《荔枝记》合编重刊的，据推算距今至少有五百年的历史。《因送哥嫂》则稍晚，最早出现于清顺治本《荔枝记》。而最普及的《元宵十五》，唱的也是陈三五娘的故事，但在陈三五娘系列戏文中却找不到这首曲的出处，可能是某位无名氏依据陈三五娘故事题材创作的「歌词」，或称「非戏中曲也」的散曲。此外，还有些曲目来自比较陌生的梨园戏以至傀儡戏的剧目。查到这些出处，不但使人耳目一新，而且为泉州的南音与南戏的亲缘关系和历史渊源找到新的线索，进一步证明泉州南音确实是个文化积淀深厚的聚宝盆。

二是为曲词中的典故做个简单的注释。南音曲词有许多典故，越古老的曲目典故越多，这就给弦友、尤其是年青朋友带来不便。比如「糟糠展屐」、「袄庙火」、「兰桥水」等不知为何物，「采采卷耳、置彼周行」、「橙果林大」是何意，「宋弘」、「温娇」、「孟光梁鸿」是何许人，等等，都会为阅读和演唱带来障碍。编者查找了相关的资料，做些浅显的注释。

三是正本清源，纠正差错。南音曲簿以传抄或坊间刊刻传世，在长期的流变中，难免会有错漏。兹举数端于下。

比如，被弦友认为是「曲王」的七撩曲《月照芙蓉》，最后段落竟然出现「当初怙你如靠天，谁知冤家你可负义」的曲句，熟悉弦管的人士一听就指出这是《珠泪垂》中桂英痛骂王魁的内容，怎么会「插队」于不同门类的名曲中呢？再查自清代以来的各种曲簿，都如出一辙，后来查证《明刊戏曲弦管选集·钰妍丽锦》才发现，原来的词句应是「伊虽负心，愿学许云英节义」，这句曲词文理连贯，曲韵一致，才是正确的。这个差错至少延续了三百多年。

又如刊刻于《明刊戏曲弦管选集·钰妍丽锦》的《尊前过》，曲中有句曲词：

『钟建故事身扶过江被结成丝纶』；

吴明辉《南音锦曲续集》作『钟建故事身负季芊被结成丝罗』；

泉州艺校戏曲班《南音教材》作『钟建故事身负季芊芊彼结成丝萝』；

民间另一本手抄簿作『钟建故事身贫季芊芊被结成丝罗』。

以上各本，究竟谁对谁错，很难判断。后经一位弦友网上搜索，才知道钟建故事源于《春秋》的典故，季芊应为季芊。但网上语焉不详，没法说明季芊是何许人，为什么还能『结成丝萝』？为了弄个水落石出，编者查到《春秋左传·定公四年》原文，终于发现：原来网上的『季芊』也有误，原名为『季芊』（芊音米）。上述各曲本芊误作芊、芊，芊是楚昭王的姓，季芊字畀我，是楚昭王的三妹，故称季。钟建背负她逃难，最终结为夫妻。据此故应改为『钟建故事，身负季芊，彼结成丝萝』。意谓患难之交，终成眷属。由此可见，这段曲词历经四百多年，自明刊本至今天能看到的抄本，以至新近问世的正规出版物，都没有一本是准确的。

由此看来，对前人的曲簿，既要忠诚地继承它，又要细心地校订它。如有足够根据时，作些订正，无疑是必要的。最好的办法是发动更多的热心人士来参与『会诊』，集思广益，甚至『吹毛求疵』，百家争鸣，这样做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说到底，这是对南音遗产的保护与弘扬更积极的做法。

本书涉及某些方言俗字及其他方面有所纠错的，也都保存原字原词，并注明改动之处，以备复查，倘有失误，容后拨乱反正。

总的说来，尽管我们的编校尽心尽力，但南音的学问毕竟深奥如海，还有许多问题未被认识，所以校订工作中必定会有考虑不周和失误之处，祈望弦友和学界多加教正。